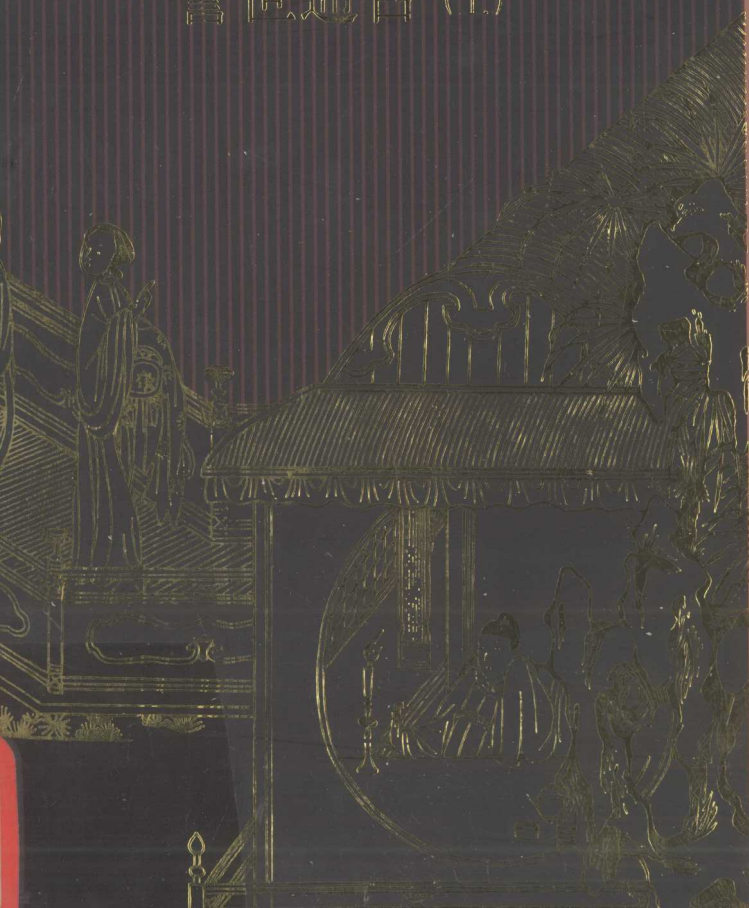


ONE HUNDRED
FAMOUS CLASSICS
IN CHINA

喻世明言 (F)
警世通言 (E)

中國
古典名著百部



中国古典名著百部

喻世明言

【下】

明·冯梦龙著

远方出版社



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

昔为东土寰中客，今作菩提会上人。手把杨枝临净土，寻思往事是前身。

话说昔日唐太祖，姓李，名渊，承隋天下，建都陕西长安，法令一新。仗着次子世民，扫清七十处狼烟，收伏一十八处蛮洞。改号武德。建文学馆以延一十八学士，造凌烟阁以绘二十三功臣。相魏徵、杜如晦、房玄龄等辈，以治天下。贞观、治平、开元，这几个年号，都是治世。只因玄宗末年，宠任奸臣李林甫、卢杞、杨国忠等，以召安禄山之乱。后来虽然平定，外有藩镇专制，内有宦官弄权，君子退，小人进，终唐之世，不得太平。

且说洛阳有一人，姓李，名源，字子澄，乃饱学之士，腹中记诵五车书，胸内包藏千古史。因见朝政颠倒，退居不仕，与本处慧林寺首僧圆泽为友；交游甚密。泽亦诗名遍洛，德行满野，乃宿世古佛，一时豪杰，皆敬慕之。每与源游山玩水，吊古寻幽，赏月吟风，怡情遣兴，诗赋文词，山川殆遍。忽一日，相约同舟往瞿塘三峡，游天开图画寺。源带一仆人，泽携一弟子，共四人发舟。不半月间，至三峡，舟泊于岸，振衣而起。忽见一妇人，年约三旬，外服旧衣，内穿锦裆，身怀六甲，背负瓦缶而汲清泉。圆泽一见，愀然不悦，指谓李源曰：“此孕妇乃某托身之所也，明早吾即西行矣。”源愕然曰：“吾师此言，是何所主也？”圆泽曰：“吾今圆寂，自有相别言语。”四人乃入寺，寺僧接入。茶毕，圆泽备道所由，众皆惊异。泽乃香汤沐浴，分付弟子已毕，乃与源决别，说道：“泽今幸生四旬，与君交游甚密。今大

限到来，只得分别。后三日，乞到伊家相访，乃某托身之所。三日浴儿，以一笑为验，此晚吾亦卒矣。再后二十年，到杭州天竺寺相见。”乃取纸笔，作《辞世颂》曰：“四十年来体性空，多于诗酒乐心胸。今朝别却故人去，日后相逢下竺峰。咦！幻身复入红尘内，赢得君家再与逢。”偈毕，跏趺而化。本寺僧众具衣衾，送入后山岩中，请本寺月峰长老下火。僧众诵经已毕，月峰坐在轿上，手执火把，打个问讯，念云：“三教从来本一宗，吾师全具得灵通。今朝觉化归西去，且听山僧道本风。恭惟圆寂圆泽禅师堂头大和尚之觉灵曰：惟灵生于河南，长在洛阳。自入空门，心无挂碍，酒吞江海，诗泣鬼神。惟思玩寻山，不厌粗衣藜食。交至契之李源，游瞿塘之三峡。因见孕女而负缶，乃思托身而更出。再世杭州相见，重会今日交契。如今送入离宫，听取山僧指秘。咄！三生共会下竺峰，葛洪井畔寻踪迹。”颂毕。茶毗之次，见火中一道青烟，直透云端，烟中显出圆泽全身本相，合掌向空而去。少焉，舍利如雨。众僧收骨入塔，本源不胜悲怆。

首僧留源在寺，闲住数日，至第三日，源乃至寺前，访于居民。去寺不半里，有一人家，姓张，已于三日前生一子，今正三朝，在家浴儿。源乃恳求一见，其人不许。源告以始末，贿以金帛，乃令源至中堂。妇人抱子正浴，小儿见源，果然一笑，源大喜而返。是晚，小儿果卒。源乃别长老回家。不题。

日往月来，星移斗换，不觉又十载有馀。时唐十六帝僖宗乾符三年，黄巢作乱，天下骚动，万姓流离。君王幸蜀，民舍宫室悉遭兵火，一无所存。亏着晋王李克用，兴兵灭巢，僖宗龙归旧都，天下稍定，道路始通。源因货殖，来至江浙路杭州地方。时当清明，正是良辰美景，西湖北山游人如蚁。源思十二年前圆泽所言：下天竺相会。乃信步随众而行。见两山夹川，清流可爱，赏心不倦。不觉行入下竺寺西廊，看葛洪炼丹井。转入寺后，见一大石临溪，泉流其畔。源心大喜，少坐片时。忽闻隔川歌声，

源见一牧童，年约十二三岁，身骑牛背，隔水高歌。源心异之，侧耳听其歌云：“三生石上旧精魂，赏月吟风不要论。惭愧情人远相访，此身虽异性常存。”又云：“身前身后事茫茫，欲话当时恐断肠。吴越山川游已遍，却寻烟棹上瞿塘。”歌毕，只见小童远远的看着李源，拍手大笑。源惊异之，急欲过川相问，而不可得。遥望牧童，渡柳穿林，不知去向。李源不胜惆怅，坐于石上久之。问于僧人，答道：“此乃葛稚川石也。”源深详其诗，乃十二年圆泽之语，并月峰下火文记。至此在下竺相会，恰好正是三生！访问小儿住处，并言无有，源心怏怏而返。后人因呼源所坐葛稚川之石为“三生石”，至今古迹犹存，后来翟宗吉有诗云：“清波下映紫裆鲜，邂逅相逢峡口船。身后身前多少事？三生石上说姻缘。”王元瀚又有诗云：“处世分明一梦魂，身前身后孰能论？夕阳山下三生石，遗得荒唐迹尚存。”

这段话文，叫做“三生相会”。如今再说个两世相逢的故事，乃是“明悟禅师赶五戒”，又说是“佛印长老度东坡”。

话说大宋英宗治平年间，去那浙江路宁海军钱塘门外，南山净慈孝光祥寺，乃名山古刹。本寺有两个得道高僧，是师兄师弟，一个唤做五戒禅师，一个唤作明悟禅师。这五戒禅师，年三十一岁，形容古怪，左边髻一目，身不满五尺，本贯西京洛阳人。自幼聪明，举笔成文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。长成出家，禅宗释教，如法了得，参禅访道。俗姓金，法名五戒。且问何谓之“五戒”？第一戒者，不杀生命；第二戒者，不偷盗财物；第三戒者，不听淫声美色；第四戒者，不饮酒茹荤；第五戒者，不妄言造语。此谓之“五戒”。忽日云游至本寺，访大行禅师。禅师见五戒佛法晓得，留在寺中，做了上色徒弟。不数年，大行禅师圆寂，本寺僧众立他做主持，每日打坐参禅。那第二个唤做明悟禅师，年二十九岁，生得头圆耳大，面阔口方，眉清目秀，丰彩精神，身長七尺，貌类罗汉，本贯河南太原府人氏，俗姓五。自幼

聪明，笔走龙蛇，参禅访道，出家在本处沙陀寺，法名明悟。后亦云游至净海军，到净慈寺来访五戒禅师。禅师见他聪明了得，就留于本寺做师弟。二人如一母所生，且是好。但遇着说法，二人同升法座，讲话佛教。不在话下。

忽一日，冬尽春初，天道严寒，阴云作雪，下了两日。第三日，雪霁天晴。五戒禅师清早在方丈禅椅上坐，耳内远远的听得小孩儿啼哭声。当时便叫身边一个知心腹的道人，唤做清一，分付道：“你可去山门外各处看有甚事，来与我说。”清一道：“长老，落了两日雪，今日方晴，料无甚事。”长老道：“你可快去看来了来回话。”清一推托不过，只得走到山门边。那时天未明，山门也不曾开。叫门公开了山门，清一打一看时，吃了一惊。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正所谓：日日行方便，时时发道心。但行平等事，不用问前程。当时清一见山门外松根雪地上，一块破席，放一个小孩儿在那里，口里道：“苦哉，苦哉！甚人家将这个孩儿丢在此间？不是冻死，便是饿死！”走向前仔细一看，却是五六个月一个女儿，将一个破衲头包着，怀内揣着个纸条儿，上写生年月日时辰。清一口里不说，心下思量：“古人有云：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连忙走向方丈，禀复长老道：“不知甚人家，将个五七个月女孩儿，破衣包着，撇在山门外松树根头。这等寒天，又无人来往，怎的做个方便，救他则个！”长老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清一，难得你善心。你如今抱了回房，早晚把些粥饭与他，喂养长大，把与人家。救他性命，胜做出家人。当时清一急急出门去，抱了女儿到方丈中，回复长老。长老看道：“清一，你将那纸条儿我看。”清一递与长老。长老看时，却写道：今年六月十五日午时生，小名红莲。”长老分付清一：“好生抱去房里，养到五七岁，把与人家去，也是好事。”清一依言，抱到千佛殿后，一带三间四椽平屋房中，放些火，在火围内烘他，取些粥喂了。似此日往月来，藏在空房中，无人知觉，一向长老也忘

了。不觉红莲已经十岁。清一见他生得清秀，诸事见便，藏匿在房里，出门锁了，入门关了，且是谨慎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倏忽这红莲女长成一十六岁，这清一如自生的女儿一般看待。虽然女子，却只打扮如男子，衣服鞋袜，头上头发，前齐眉，后齐项，一似个小头陀。且是生得清楚，在房内茶饭针线。清一指望寻个女婿，要他养老送终。

一日，时遇六月炎天，五戒禅师忽想十数年前之事。洗了浴，吃了晚粥，径走到千佛阁后来。清一道：“长老希行。”长老道：“我问你，那年抱的红莲，如今在那里？”清一不敢隐匿，引长老到房中一见，吃了一惊，却似分开八块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来。长老一见红莲，一时差讹了念头，邪心遂起，嘻嘻笑道：“清一，你今晚可送红莲到我卧房中来，不可有误。你若依我，我自抬举你。此事切不可泄漏，只教他做个小头陀，不要使人识破他是女子。”清一口中应允，心内想到：“欲待不依，长老又难；依了长老，今夜去到房中，必坏了女身：千难万难。”长老见清一应不爽利，便道：“清一，你锁了房门，跟我到房里去。”清一跟了长老，径到房中。长老去衣箱里，取出十两银子，把与清一，道：“你且将这些去用，我明日与你讨度牒，剃你做徒弟，你心下如何？”清一道：“多谢长老抬举。”只得收了银子，别了长老。回到房中，低低说与红莲道：“我儿，却才来的是本寺长老。他见你，心中喜爱你。今等夜静，我送你去伏事长老。你可小心仔细，不可有误。”红莲见父亲如此说，便应允了。到晚，两个吃了晚饭。约莫二更天气，清一领了红莲，径到长老房中，门窗无些阻挡。原来长老有两个行者在身边伏事，当晚分付：“我要出外闲走乘凉，门窗且未要关。”因此无阻。长老自在房中等清一送红莲来，候至二更，只见清一送小头陀来房中。长老接入房内，分付清一：“你到明日此时，来领他回房去。”清一自回房中去了。

且说长老关了房门，灭了琉璃灯，携住红莲手，一将将到床前。教红莲脱了衣服，长老向前一搂，搂在怀中，抱上床去。却便似：戏水鸳鸯，穿花鸾凤。喜孜孜枝生连理，美甘甘带绾同心。恰恰莺声，不离耳畔；津津甜唾，笑吐舌尖。杨柳腰，脉脉春波；樱桃口，微微气喘。星眼朦胧，细细汗流香玉体；酥胸荡漾，涓涓露滴牡丹心。一个初侵女色，犹如饿虎吞羊；一个乍遇男儿，好似渴龙得水。可惜菩提甘露水，倾入红莲两瓣中。当日长老与红莲云收雨散，却好五更，天色将明。长老思量一计，怎生藏他在房中？房中有口大衣厨，长老开了锁，将厨内物件都收拾了，却教红莲坐在厨中，分付道：“饭食我自将来与你吃，可放心宁耐则个。”红莲是女孩儿家，初被長老淫勾，心中也喜，躲在衣厨内，把锁锁了。少间，長老上殿诵经毕，入房，闭了房门，将厨开了锁，放出红莲，把饮食与他吃了，又放些果子在厨内，依先锁了。至晚，清一来房中，领红莲回房去了。

却说明悟禅师，当夜在禅椅上入定回来，慧眼已知五戒禅师差了念头，犯了色戒，淫了红莲，把多年清行，付之东流。“我今劝省他不可如此。”也不说出。至次日，正是六月尽，门外撇骨池内，红白莲花盛开。明悟长老令行者采一朵白莲花，将回自己房中，取一花瓶插了，教道人备杯清茶在房中。却教行者去请五戒禅师：“我与他赏莲花，吟诗谈话则个。”不多时，行者请到五戒禅师。两个长老坐下，明悟道：“师兄，我今日见莲花盛开，对此美景，折一朵在瓶中，特请师兄吟诗清话。”五戒道：“多蒙清爱。”行者捧茶至。茶罢，明悟禅师道：“行者，取文房四宝来。”行者取至面前，五戒道：“将何物为题？”明悟道：“便将莲花为题。”五戒捻起笔来，便写四句诗道：“一枝菡萏瓣初张，相伴葵榴花正芳。似火石榴虽可爱，争如翠盖芰荷香？”五戒诗罢，明悟道：“师兄有诗，小僧岂得无语乎？”落笔便写四句诗曰：“春来桃杏尽舒张，万蕊千花斗艳芳。夏赏芰荷真可爱，红莲争

似白莲香？”明悟长老依韵诗罢，呵呵大笑。五戒听了此言，心中一时解语，面皮红一回，青一回，便转身辞回卧房。对行者道：“快与我烧桶汤来洗浴。”行者连忙烧汤，与长老洗浴罢。换了一身新衣服，取张禅椅到房中，将笔在手，拂开一张素纸，便写八句《辞世颂》曰：“吾年四十七，万法本归一。只为念头差，今朝去得急。传与悟和尚，何劳苦相逼？幻身如雷电，依旧苍天碧。”写罢《辞世颂》，教焚一炉香在面前。长老上禅椅上，左脚压右脚，右脚压左脚，合掌坐化。

行者忙去报与明悟禅师。禅师听得大惊，走到房中看时，见五戒师兄已自坐化去了。看了面前《辞世颂》，道：“你好却好了，只可惜差了这一着。你如今虽得个男子身，长成不信佛、法、僧三宝，必然灭佛谤僧，后世却堕落苦海，不得皈依佛道，深可痛哉！真可惜哉！你道你走得快，我赶你不着不信！”当时也教道人烧汤洗浴，换了衣服，到方丈中，上禅椅趺跏而坐。分付徒众道：“我今去赶五戒和尚，汝等可将两个瓮子盛了，放三日，一同焚化。”嘱罢，圆寂而去。众僧皆惊，有如此异事！城内城外听得本寺两个禅师同日坐化，各皆惊讶，来烧香礼拜布施者，人山人海，男子妇人，不计其数。嚷了三日，抬去金牛寺焚化了，拾骨撇了。

这清一遂浼人说议亲事，将红莲女嫁与一个做扇子的刘待诏为妻，养了清一在家，过了下半世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明悟一灵真性，直赶至四川眉州眉山县城，五戒已自托生在一个人家。这个人，姓苏，名洵，字明允，号老泉居士，诗礼之人。院君王氏，夜梦一瞽目和尚，走入房中，吃了一惊。明旦分娩一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父母皆喜。三朝满月，百日一周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明悟一灵，也托生在本处，姓谢，名原，字道清。妻章氏，亦梦一罗汉，手持一印，来家抄化。因惊醒，遂生一子。年

长，取名谢瑞卿。自幼不吃荤酒，一心只爱出家。父母是世宦之家，怎么肯？勉强送他学堂攻书。资性聪明，过目不忘，吟诗作赋，无不出人头地。喜看的是诸经内典，一览辄能解会。随你高僧讲论，都不如他。可惜一肚子学问，不屑应举求官。但说着功名之事，笑而不答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苏老泉的孩儿，年长七岁，教他读书写字，十分聪明，目视五行书。行至十岁来，五经三史，无所不通。取名苏轼，字子瞻。此人文章冠世，举笔珠玑，从幼与谢瑞卿同窗相厚，只是志趣不同。那东坡志在功名，偏不信佛法，最恼的是和尚，常言：“不秃不毒，不毒不秃；转毒转秃，转秃转毒。我若一朝管了军民，定要灭了这和尚们，方遂吾愿。”见谢瑞卿不用荤酒，便大笑道：“酒肉乃养生之物，依你不杀生的，不吃肉，羊、豕、鸡、鹅，填街塞巷，人也没处安身了。况酒是米做了，不害性命，吃些何伤？”每常二个相会，瑞卿便劝子瞻学佛，子瞻便劝瑞卿做官。瑞卿道：“你那做官，是不了之事，不如学佛，三生结果。”子瞻道：“你那学佛，是无影之谈，不如做官，实在事业。”终日议论，各不相胜。

仁宗天子嘉祐改元，子瞻往东京应举，要拉谢瑞卿同去，瑞卿不从。子瞻一举成名，御笔除翰林学士，锦衣玉食，前呼后拥，富贵非常！思念窗友谢瑞卿不肯出仕，“吾今接他到东京，他见我如此富贵，必然动了功名之念。”于是修书一封，差人到眉山县接谢瑞卿到来。谢瑞卿也恐怕子瞻一旦富贵，果然谤佛灭僧，也要劝化他回心改念，遂随着差人到东京，与子瞻相见。两人终日谈论，依旧各执己见，不相上下。

你说事有凑巧，物有偶然。适值东京大旱，赤地千里。仁宗天子降旨，特于内庭修建七日黄罗大醮，为万民祈雨。仁宗一日亲自行香二次，百官皆素服奔走执事。翰林官专管撰青词，子瞻奉旨修撰，要拉瑞卿同去，共观胜会。瑞卿心中却不愿行，子瞻

道：“你平昔最喜佛事，今日朝廷请下三十六处名僧，建下祈场，诵经设醮，你不去随喜，却不错过？”瑞卿道：“朝廷设醮，虽然仪文好看，都是套数，那有什么高僧谈经说法，使人倾听？”看起来也是子瞻法缘该到，自然生出机会来。当日子瞻定要瑞卿作伴同往，瑞卿拗他不过，只得从命。二人到了佛场，子瞻随班效劳，瑞卿打扮个道人模样，往来观看法事。

忽然仁宗天子驾到，众官迎入，在佛前拈香下拜。瑞卿上前一步，偷看圣容，被仁宗龙目观见瑞卿生得面方耳大，丰仪出众。仁宗金口玉言，问道：“这汉子何人？”苏轼一时着了忙，使个急智，跪下奏道：“此乃大相国寺新来一个道人，为他深通经典，在此供香火之役。”仁宗道：“好个相貌！既然深通经典，赐你度牒一道，钦度为僧。”谢瑞卿自小便要出家做和尚，恰好圣旨分付，正中其意。当下谢恩已毕，奏道：“既蒙圣恩剃度，愿求御定法名。”仁宗天子问礼部取一道度牒，御笔判定“佛印”二字。瑞卿领了度牒，重又叩谢。候圣驾退了，瑞卿就于醮坛佛前祝发，自此只叫佛印，不叫谢瑞卿了。那大相国寺众僧，见佛印参透佛法，又且圣旨剃度，苏学土的乡亲好友，谁敢怠慢？都称他做“禅师”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苏子瞻特地接谢瑞卿来东京，指望劝他出仕，谁知带他到醮坛行走，累他落发改名为僧，心上好不过意。谢瑞卿向来劝子瞻信心学佛，子瞻不从；今日到是子瞻作成他落发，岂非天数，前缘注定？那佛印虽然心爱出家，故意埋怨子瞻许多言语，子瞻惶恐无任，只是谢罪，再不敢说做和尚的半个字儿不好。任凭佛印谈经说法，只得悉心听受。若不听受时，佛印就发恼起来。听了多遍，渐渐相习，也觉佛经讲得有理，不似向来水火不投的光景了。朔望日，佛印定要子瞻到相国寺中礼佛奉斋，子瞻只得依他。又子瞻素爱佛印谈论，日常无事，便到寺中与佛印闲讲，或分韵吟诗。佛印不动荤酒，子瞻也随着吃素，把个毁僧谤

佛的苏学士，变做了护法敬僧的苏子瞻了。佛印乘机又劝子瞻弃官修行，子瞻道：“待我宦成名就，筑室寺东，与师同隐。”因此别号东坡居士，人都称为苏东坡。

那苏东坡在翰林数年，到神宗皇帝熙宁改元，差他知贡举，出策题内讥消了当朝宰相王安石。安石在天子面前潜他恃才轻薄，不宜在史馆，遂出为杭州通判。与佛印相别，自去杭州赴任。一日，在府中闲坐，忽见门吏报说：“有一和尚，说是本处灵隐寺住持，要见学士相公。”东坡教门吏出问：“何事要见相公？”佛印见问，于门吏处借纸笔墨来，便写四字送入府去。东坡看其四字：“诗僧谒见。”东坡取笔来批一笔云：“诗僧焉敢谒王侯？”教门吏把与和尚。和尚又写四句诗道：“大海尚容蛟龙隐，高山也许凤凰游。笑却小人无度量，‘诗僧焉敢谒王侯？’”东坡见此诗，方才认出字迹，惊讶道：“他为何也到此处？快请相见。”你道那和尚是谁？正是佛印禅师。因为苏学士谪官杭州，他辞下大相国寺，行脚到杭州灵隐寺住持，又与东坡朝夕往来。后来东坡自杭州迁任徐州，又自徐州迁任湖州，佛印到处相随。

神宗天子元丰二年，东坡在湖州做知府，偶感触时事，做了几首诗，诗中未免含着讥讽之意。御史李定、王珪等交章劾奏苏轼诽谤朝政。天子震怒，遣校尉拿苏轼来京，下御史台狱，就命李定勘问。李定是王安石门生，正是苏家对头，坐他大逆不道，问成死罪。东坡在狱中，思想着甚来由，读书做官，今日为几句诗上，便丧了性命？乃吟诗一首自叹，诗曰：“人家生子愿聪明，我为聪明丧了生。但愿养儿皆愚鲁，无灾无祸到公卿。”吟罢，凄然泪下，想道：“我今日所处之地，分明似鸡鸭到了庖人手里，有死无活。想鸡鸭得何罪，时常烹宰他来吃？只为他不会说话，有屈莫伸。今日我苏轼枉了能言快语，又向那处伸冤？岂不苦哉！记得佛印时常劝我戒杀持斋，又劝我弃官修行，今日看来，他的说话，句句都是，悔不从其言也！”叹声未绝，忽听得数珠

索落一声，念句“阿弥陀佛”。东坡大惊，睁眼看时，乃是佛印禅师。东坡忘其身在这狱中，急起身迎接，问道：“师兄何来？”佛印道：“南山净慈孝光禅寺，红莲花盛开，同学士去玩赏。”东坡不觉相随而行，到于孝光禅寺。进了山门，一路僧房曲折，分明是熟游之地。法堂中摆设钟磬经典之类，件件认得，好似自家家里一般，心下好生惊怪。寺前寺后，走了一回，并不见有莲花。乃问佛印禅师道：“红莲在那里？”佛印向后一指道：“这不是红莲来也？”东坡回头看时，只见一个少年女子，从千佛殿后，冉冉而来。走到面前，深深道个万福。东坡看那女子，如旧日相识。那女子向袖中摸出花笺一幅，求学士题诗。佛印早取到笔砚，东坡遂信手写出四句，道是：“四十七年一念错，贪却红莲甘堕却。孝光禅寺晓钟鸣，这回抱定如来脚。”那女子看了诗，扯得粉碎，一把抱定东坡，说道：“学士休得忘恩负义！”东坡正没奈何，却得佛印劈手拍开，惊出一身冷汗。醒将转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狱中更鼓正打五更。东坡寻思：“此梦非常，四句诗一字不忘。”正不知甚么缘故，忽听得远远晓钟声响，心中顿然开悟：“分明前世在孝光寺出家，为色欲堕落，今生受此苦楚。若得佛力覆庇，重见天日，当一心护法，学佛修行。”

少顷天明，只见狱官进来称贺，说：“圣旨赦学士之罪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”东坡得赦，才出狱门，只见佛印禅师在于门首，上前问讯道：“学士无恙？贫僧相候久矣！”原来被逮之日，佛印也离了湖州，重来东京大相国寺住持，看取东坡下落。闻他问成死罪，各处与他分诉求救，却得吴充、王安礼两个正人，在天子面前竭力保奏。太皇太后曹氏，自仁宗朝便闻苏轼才名，今日也在宫中劝解。天子回心转意，方有这道赦书。东坡见了佛印，分明是再世相逢，倍加欢喜。东坡到五凤楼下，谢恩过了，便来大相国寺，寻佛印说其夜来之梦说到中间，佛印道：“住了，贫僧昨夜亦梦如此。”也将所梦说出，后一段与东坡梦中无二。

二人互相叹异。

次日，圣旨下，苏轼谪守黄州。东坡与佛印相约：且不上任，迁路先到宁海军钱塘门外来访孝光禅寺。比及到时，路径门户，一如梦中熟识。访问僧众，备言五戒私污红莲之事。那五戒临化去时，所定《辞世颂》，寺僧兀自藏着。东坡索来看了，与自己梦中所题四句诗相合，方知佛法轮回，并非诳语，佛印乃明悟转生无疑。此时东坡便要削发披缁，跟随佛印出家。佛印到不允从，说道：“学士宦缘未断，二十年后，方能脱离尘俗。但愿坚持道心，休得改变。”东坡听了佛印言语，复来黄州上任。自此不杀生，不多饮酒，浑身内外，皆穿布衣，每日看经礼佛。在黄州三年，佛印仍朝夕相随，无日不会。哲宗皇帝元祐改元，取东坡回京，升做翰林学士、经筵讲官。不数年，升做礼部尚书、端明殿大学士。佛印又在大相国寺相依，往来不绝。到绍圣年间，章惇做了宰相，复行王安石之政，将东坡贬出定州安置。东坡到相国寺相辞佛印，佛印道：“学士宿业未除，合有几番劳苦。”东坡问道：“何时得脱？”佛印说出八个字来，道是：“逢永而返，逢玉而终。”又道：“学士牢记此八字者！学士今番跋涉忒大，贫僧不得相随，只在东京等候。”东坡怏怏而别。到定州未及半年，再贬英州；不多时，又贬惠州安置；在惠州年馀，又徙儋州；又自儋州移廉州；自廉州移永州；踪迹无定，方悟佛印“跋涉忒大”之语。在永州不多时，赦书又到，召还提举玉局观。想着：“‘逢永而返’，此句已应了；‘逢玉而终’，此乃我终身结局矣。”乃急急登程，重到东京，再与佛印禅师相会。佛印道：“贫僧久欲回家，只等学士同行。”东坡此时大通佛理，便晓得了。当夜两个在相寺，一同沐浴了毕，讲论到五更，分别而去。这里佛印在相国寺圆寂，东坡回到寓中，亦无疾而逝。

至道君皇帝时，有方士道：“东坡已作大罗仙。亏了佛印相随一生，所以不致堕落。佛印是古佛出世。”这两世相逢，古今

罕有，至今流传做话本。有诗为证：禅宗法教岂非凡？佛祖流传在世间。铁树开花千载易，坠落阿鼻要出难。



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

扰劳生，待足何时是足？据见定，随家丰俭，便堪龟缩。得意浓时休进步，须防世事多番覆。枉教人、白了少年头，空碌碌。

谁不愿，黄金屋？谁不愿，千钟粟？算五行，不是这般题目。枉使心机闲计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又何须、采药访蓬莱？但寡欲。

这篇词，名《满江红》，是晦庵和尚所作，劝人乐天知命之意。凡人万事莫逃乎命，假如命中所有，自然不求而至；若命里没有，枉自劳神，只索罢休。你又不是司马重湘秀才，难道与阎罗王寻闹不成？说话的，就是司马重湘怎地与阎罗王寻闹？毕竟那个理长，那个理短？请看下回便见。诗曰：“世间屈事万千千，欲觅长梯问老天。休怪老天公道少，生生世世宿因缘。”

话说东汉灵帝时，蜀郡益州，有一秀才，复姓司马，名貌，表字重湘，资性聪明，一目十行俱下。八岁纵笔成文，本郡举他应神童，起送至京。因出言不逊，冲突了试官，打落下去。及年长，深悔轻薄之非，更修端谨之行，闭户读书，不问外事。双亲死，庐墓六年，人称其孝。乡里中屡次举他孝廉，有道及博学宏词，都为有势力者夺去，悒悒不得志。自光和元年，灵帝始开西邸，卖官鬻爵，视官职尊卑，入钱多少，各有定价：欲为三公者，价千万；欲为卿者，价五百万。崔烈讨了傅母的人情，入钱五百万，得为司徒。后受职谢恩之日，灵帝顿足懊悔道：“好个官，可惜贱卖了！若小小作难，千万必可得也。”又置鸿都门学，敕州、郡、三公，举用富家郎为诸生。若入得钱多者出为刺史，

人为尚书。士君子耻与其列。

司马重湘家贫，因此无人提挈，淹滞至五十岁，空负一腔才学，不得出身，屈埋于众人之中，心中怏怏不平。乃因酒醉，取文房四宝，且吟且写，遂成《怨词》一篇。词曰：“天生我才兮，岂无用之？豪杰自欺兮，奈此数奇！五十不遇兮，困迹蓬莱。纷纷金紫兮，彼何人斯？胸无一物兮，囊有馀资。富者乘云兮，贫者堕泥；贤愚颠倒兮，题雄为雌。世运沦夷兮，俾我嵯峨。天道何知兮，将无有私？欲叩末曲兮，悲涕淋漓。”写毕，讽咏再四。馀情不尽，又题八句：“得失与穷通，前生都注定。问彼注定时，何不判忠佞？善士叹沉埋，凶人得暴横。我若作阎罗，世事皆更正。”不觉天晚，点上灯来，重湘于灯下，将前诗吟哦了数遍，猛然怒起，把诗稿向灯焚了，叫道：“老天，老天！你若还有知，将何言抵对？我司马貌一生鲠直，并无奸佞，便提我到阎罗殿前，我也理直气壮，不怕甚的！”说罢，自觉身子困倦，倚桌而卧。只见七八个鬼卒，青面獠牙，一般的三尺多长，从桌底下钻出，向重湘戏侮了回，说道：“你这秀才，有何才学？辄敢怨天尤地，毁谤阴司！如今我们来拿你去见阎罗王，只教你有口难开。”重湘道：“你阎罗王自不公正，反怪他人谤毁，是何道理？”众鬼不由分说，一齐上前，或扯手，或扯脚，把重湘拖下坐来，便将黑索子望他颈上套去。重湘大叫一声，醒将转来，满身冷汗。但见短灯一盏，半明半灭，好生凄惨！重湘连打几个寒禁，自觉身子不快，叫妻房汪氏：“点盏热茶来吃。”汪氏点茶来，重湘吃了，转觉神昏体倦，头重脚轻。汪氏扶他上床。次日，昏迷不醒，叫唤也不答应，正不知什么病症。捱至黄昏，口中无气，直挺挺的死了。汪氏大哭一场，见他手脚尚软，心头还有些微热，不敢移动他，只守在他头边，哭天哭地。

话分两头。原来重湘写了《怨词》，焚于灯下，被夜游神体察，奏知玉帝。玉帝见了，大怒道：“世人爵禄深沉，关系气运。